

142

周易像象述



周易像象述

四庫全書珍本初集
經易

類部

四庫全書

商務印書館受教育
部中央圖書館籌備
處委託景印故宮博
物院所藏文淵閣本

周 志

易 錄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一

周易像象述

易類

提要

臣等謹案周易像象述十卷明吳桂森撰桂森字叔美無錫人嘗從顧憲成高攀龍講學東林又從武進錢一本學易一本嘗著像象管見諸書桂森本其意而推闡之以成是書名曰像象述明師承也經文用注疏之本惟

刪其卦首六畫卷首列像象金鍼一篇標舉
大旨卷中所注皆一字一句究尋義理頗有
新意可參據桂森自序是書成於天啓乙丑
其原本上方有朱字評語稱景逸高先生批
者為攀龍不署名者皆出一本考攀龍之卒
在天啓丙寅當猶及見一本在萬曆中為御
史建言黜死天啓辛酉已贈太僕寺少卿不
應及見蓋桂森以萬曆丁巳從一本於龜山

已草創此書隨時商定自序所謂間有所述
以呈先生先生為面訂之惜未半而先生曳
杖者是也然則桂森是書具有淵源非師心
自用者矣乾隆四十三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

臣紀昀
臣陸錫熊
臣孫士毅

總校官
臣陸費墀

周易像象述叙

像象述者述啟新先生錢子之易也先生有像象三書
曰管見曰像抄曰續抄其大旨以乾坤兩畫為人儀以
天地雷風水火山澤八物為人象而謂之像者以全象
備於人則人必成其為象斯成其為人也惟知像象為
人而乃知一卦一文皆人身中物爻象之辭皆言人身
上事故易至深也而實至顯至賾也而實至近聖人曰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存乎德行其示人之意

亦親切明白矣先生三書外又畫人象圖以析其義斯義也啟鑰開關無異以司南指來學之路也然則先生之書詳矣又何必述乎蓋森於庚戌受業得覩管見於癸丑設臯比延先生於東林得覩像抄隨讀隨聽而見先生之言不盡於書也又於丁巳負笈龜山得覩續抄朝夕從遊而見先生之意不盡於言也於是間有所述以呈先生先生為面訂之惜未及半而先生曳杖矣自是朝而讀夕而思更八寒暑而成帙夫先生之書猶不

足盡先生而況述之者又安能彷彿先生乎然而寧述
焉者使有好易者見之知像象之旨其意不在於言而
言不在于書若此天啟乙丑仲冬望吳桂森謹識

像象述金針題辭

鴛鴦繡出從君者不把金針度與人此禪門語也儒家
之意不然凡不可得而授者巧也鴛鴦也可得而授者
矩也金針也有得金針而不必巧者矣未有無針而能
繡者也是書所言非易也而有讀易之法循其法象象
爻爻若有線可通者變而通之持存乎人焉爾書未嘗
出于啟新先生而矩則出于先生故謂之像象金針云
讀易之法先看陰陽陰陽大分明然後看八卦八卦性

情得然後看六十四象六十四象卦名識然後看彖辭
彖辭明然後看三百八十四爻義爻義得然後看小象
從源察流始知條理脉絡一一分明聖人下字下語都
是因物賦形化工神筆極擬議之工句中有象字中有
義句句字字有个緣故下落無一个間文雜字與詩書
文法不同識得一分才有一分可進通得一路更有一
路可通故學易者无中止无窮盡没身已爾 何為陰
陽大分要知陰陽是兩非兩是一非一以其質言之有

大小貴賤剛柔動靜之截然不同是陰陽兩也以其用
言之剛大所以主柔小非柔小亦不成其為剛大柔小
所以承剛大離剛大便不成其為柔小故用九用六總
是一用所以繫辭曰陰陽合德又曰天地設位而易行
乎其中天尊地卑乾坤一定易便行乎其中蓋有尊有
卑便是易此所謂一也何也大統小貴統賤原是一也卦
卦爻文聖人立象繫辭無非明其一者而已何為八卦
性情陰陽交而成八卦因其分不同而有八樣性情乾

刪其卦首六畫卷首列像象金鍼一篇標舉
大旨卷中所注皆一字一句究尋義理頗有
新意可參據桂森自序是書成於天啓乙丑
其原本上方有朱字評語稱景逸高先生批
者為攀龍不署名者皆出一本考攀龍之卒
年在天啓丙寅當猶及見一本在萬曆中為御
史建言黜死天啓辛酉已贈太僕寺少卿不
應及見蓋桂森以萬曆丁巳從一本於龜山

委曲而不專一无非剛主柔承之義也若純乾三剛則知其性情惟是一健純坤三柔則知其性情惟是一順何名為健因其動而不息見其為健試觀宇宙間造化生生不已曾無停待都是這個乾道不息何等樣健所以人在人心天理流行无一息不運是人之乾德也只是一健也能順此天理便是人的坤德天理發動處便是震德理欲不容混而險峻處便是坎德詣極而止于理處便是艮德吳入者低心下氣吳以入此天理也離麗

无不皆然聖人極擬議之神方掛出這個象故曰立象以盡意又曰八卦以象告若夫乾卦所象元亨利貞等辭是乃發揮卦中之德與卦中之用要觀象玩辭必觀明卦象然後可以玩辭故夫子於彖傳中必先詳說卦名把兩卦相推盪妙理細細分割每卦必先從上卦連下說一句又從下卦連上說一句如蒙則曰山下有險需則險在前皆就上卦說起也蒙又曰險而止需又曰剛健而不陷從下卦說上也所以說知者觀其彖辭則

亦親切明白矣先生三書外又畫人象圖以析其義斯義也啟鑰開關無異以司南指來學之路也然則先生之書詳矣又何必述乎蓋森於庚戌受業得覩管見於癸丑設臯比延先生於東林得覩像抄隨讀隨聽而見先生之言不盡於書也又於丁巳負笈龜山得覩續抄朝夕從遊而見先生之意不盡於言也於是間有所述以呈先生先生為面訂之惜未及半而先生曳杖矣自是朝而讀夕而思更八寒暑而成帙夫先生之書猶不

也所重在來而內卦則大象先設下卦所重在往而外
卦則先說上卦一字推移務尋分曉若夫訟之云違行
泰否之云交不交豫之言出言奮剝之言附无妄之言
物與大過之言滅家人之言自出豐之言皆至添換字
法之間其義至精至妙立卦命名深意寓於一兩字中
從此研求易方有門可入也何為三百八十四爻義
六爻之義易以貢蓋一卦一个道理而用處却有六樣
皆因時位之不同故曰六位時成惟不同則有宜與不

凶或害之悔且吝但是要知六畫卦相與相取之情須先辨明了三畫卦之情先以六子言之震初一剛自然无不吉若二柔中文近剛庶幾猶可已不免乘剛之悔第三爻遠初剛則凶吝多矣艮一剛在上為止主多吉二爻柔而得中初爻遠剛為未定之止不如二爻矣坎中一剛既陷于二柔雖為主爻不能全吉若下一柔能順剛猶或可也上一柔揜剛其凶必矣巽兌兩柔卦柔爻不能作主以剛為主兩剛爻不可並主只以剛中

為主故二卦之中爻無不吉者巽之初柔順于剛下多吉
兌之柔爻揜于剛上凶也宜矣巽之上二剛多不吉剛
過則易燥也兌之初剛多吉悅之始剛則得正也離中
一柔麗于二剛之間為柔爻中最吉而剛爻本宜吉其
中有不吉者在下一剛或明而未透在上一剛或明而
至于過露也此吉凶相半之道也如乾三爻宜全吉而
上爻或有悔吝以剛道而極則當辨也坤三爻初與中
爻無不吉而上爻時有不吉以得則坤柔為順之極失

則坤陰為閉塞翕合之極也此八卦一定之情也總其
大要不出二語曰尊陽而卑陰貴中而賤極故繫辭云
設卦以盡情偽情偽何由分以陰陽尊卑貴賤而分也
其謂之相與則以兩卦一上一下言之如震動也宜從
根動則在下卦為得情在上卦不如矣艮止也宜止于
極則在上卦為得情在下卦不如矣坎剛宜出而在上
不欲其陷而在下離明宜反而照內不欲其露而向外
巽柔善下在下愈吉兌柔善悅悅于內則凶以此觀相

與而得不得之情見矣其謂之相取則以應爻與近爻

言之凡相應之爻柔在上剛在下則成交以柔本下行

剛本上行也剛在上柔在下則不能成交

細察各卦中爻辭可見

凡相近之爻剛在上柔在下則為順而從柔在上剛

在下則為逆而乘能交則遠而可以相取不能順

則近而不能相取

二句可以互觀

以此觀所取而得不得之情

見矣由此推求乃知吉凶悔吝有个天然之故六爻時

義其至不齊底却是個至一定底故曰易以貢聖人所

繫爻辭多不得此子少不得此子不過辨別這吉凶之
故明其故則因不相得中便知所以相得之道剛柔之
間一進退推移便成了變化故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
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
謂之爻此觀爻之法 六爻之辭夫子詳以小象非如
後世訓詁之文也皆因爻辭有險易其深義難窺故又
闡發一番畢竟于爻義相關有必不可少者方纔說出
其旨大約有數等不可拘文泥義作一例看有反文以

見義者有補文以盡義者有先文以起義者有後文以
申義者有另文以發義者有偏文以舉義者有隨文以
明義者說易者但知隨文明義一法所以不能盡通衆
象因而支離其說試詳言之如大壯六五爻辭喪羊于
易无悔吉辭也象則曰位不當恐人誤認无悔故反言
以明之夬九五爻辭中行无咎象則曰未光也因夬五
有柔在上要无咎甚難故亦反言以明之此反文見義
者也如補文盡義者篇中甚多不勝舉而六爻皆補則

于復家人兩卦可見如復初曰修身二曰下仁三曰義
四曰從道五曰中以自考上曰反君道家人初曰志未
變二曰順以巽三曰家節四曰順在位五曰交相愛上
曰反身皆于本文中發出精意此補文盡義者也如臨
之六二曰未順命也本文並無此義只為三爻有甘臨
之弊故于二先危之言雖无不利猶當知有未順者在
此先文起義者也

大槩兌柔在上則兌之中爻皆有不足之辭如萃五夬五皆曰未光聖人

无非先為兌柔防也如小畜九二曰亦不自失也蓋為初爻有自

道之文故二言亦不二字此後文申義者也其另文發義者如屯初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爻辭只有利建侯象文直發侯之所以當建以其得民之故如益初曰下不厚事也爻辭只有大作象文則說出惟其下無事任所以大作方得益二爻一例也又如姤之九五曰志不舍命也直把有隕自天心事發出又一例也皆為特筆此另文發義者也如姤之上九爻辭說吝又說无咎兩意並列象文只曰上窮吝也豐之九三爻辭折其右肱无咎象

文直說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不提无咎此偏文以舉
義者也以上數則俱先會其意然後可以通其文即隨
文明義中亦有深意如无妄六三曰行人得牛邑人災
也遯九四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直述爻辭不加一字
然其中自有意義俱要理會至于當位不當位二語象
中疊見最為難看只如陰陽爻位之說如需以六居上
而何以曰不當位噬嗑以六居三居五而三既曰不當
五何以又曰得當似為難曉若以吉凶言之六爻皆當

位无如既濟皆不當位无如未濟爻辭宜大相懸絕乃
既濟初剛曰曳輪未濟九二剛失位矣亦曰曳輪既濟
九三曰伐鬼方未濟九居四矣亦曰伐鬼方語殊不異
其無關吉凶之故可知也看來當位之語多只見于三
四五之位則位以有尊位无尊位言也必居其位者是
卦主如震之剛巽
之柔等爻或為全卦最重而用事之爻方可言
當位不當位蓋各卦之情不同則所云當位者亦不同
非可一則槩也大抵易變動不居不可為典要全要在

時宜上觀玩此為至要之訣如无咎貞凶之文象中先
有幾樣解皆因卦情而異也可為明證 易只是一理
而已所以萬殊皆備元來只是一個所以時時變易原
來却是不易此理甚大天地不足以盡之故曰乾為天
坤為地與為園為君為母為布等一樣並列蓋理形而
上天地雖大亦是有形而為器者也由此觀之所云象
者非特雷風水火山澤為舉一物以象之即天地亦不
過以一物象之也六十四卦中非特井鼎之類為舉一

物以象之即如師訟等名亦舉一端以象之也蓋象以象此理非專言此一事若一卦只就一事者程子有言易可以六十四事盡矣然而此一事之理未嘗不盡于其中也爻也者則所以效此卦者也卦如一物却有六樣用處乃有爻故爻義必須就本卦求必無卦外更可別起一義所以篇中爻辭或此卦同于彼卦

如壯二只言貞吉解

初只言无咎他爻同者多

而其來歷截然不同一一要分明大抵此

卦之必不可混同于彼卦一爻之義必不可再闡于一

爻各卦之象各爻之辭總攢簇一片如物之聚成一器
其中空缺一件不得錯雜一件不得天成一塊道理方
見易中全玩所以說六十四象是出六十四樣頭面其
實只此人也三百八十四爻是有三百八十四樣動作
其實只一人之動也學者貴識此說易從來有數則
曰乘承比應曰陰陽爻位曰變卦此三者程朱皆因之
夫乘承比應之義顯而易窺然細察之聖人于柔乘剛
未必言凶剛承柔未必言吉剛柔相應未必言吉不相

應未必言凶剛柔相比亦然則又顯然不足據也陰陽爻位之義已詳上條至于變卦之說尤為難定若云從某卦變而來則何卦何爻不可變安知從此卦來若云吉凶因變而往則爻爻皆有變安知吉凶從此而定四千九十六皆可變也以此說易不勝煩矣三則之外有說曰雜物撰德即中爻互卦之法有說曰先定主爻二說程朱不用夫泰六五曰帝乙歸妹明乎雜一歸妹卦也師曰長子帥師明乎雜震為長子也萃之三象曰上

吳明乎言雜巽也然因雜撰而定吉凶似為舍本尋末

且所云辨是非者雜震離巽多謂之是雜坎艮兌多謂

之非未謂通論其中間可雜者止十六卦乾坤剝復頤
大過家人睽

夬姤蹇解漸
歸妹既未濟餘不成雜非大全之義也每卦定一主爻

觀爻辭多合然不以五位為主則以剛柔卦定主男卦
主剛

女卦
主柔若咸六爻无定主爻辭若主四非尊位非卦之重

爻也恒亦六爻无定主此又不可盡曉者也近又有錯綜

之法乾坤坎離以剛柔對錯震艮巽
兌上下相綜其說出來知德據坤卦上六言龍

明為錯乾之義其主爻中取象歷歷可據第繫辭明言
錯綜其數今以之言象難以為準的矣大抵易理無所
不備其看法亦无所不通聖人說易皆舉一隅以示人
故程子曰再說一部易亦可如前數則未嘗不是易但
執一法以槩象爻則未免驅易從己之病愚意只當因
辭求法不當執法看辭辭中所有如前數則皆可說易
辭中所未有一法不拘也以此為定則易有最難曉處
是序卦夫子只就義理上說得連續文王此序實通乎

造化故歷代推算家只照得此序興衰治亂萬古不爽
京房易至以卦氣挨歲挨日亦无不驗不知何故直把
一個造化範圍定了說易家无能及此涇陽顧先生曰
易有卦名卦畫卦序三者玩不盡可為知言 先儒看
易條例當曉者甚多其有最要最精為易中真血脉者
不可不拈出程子曰上天之載无聲无臭其體則謂之
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命之于人則謂之性
又曰體用一源顯微无間邵子曰體在天地後用在天

地先又曰天根月窟間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張子曰
 兩故化一故神錢子曰卦者掛掛出一太極掛出一個天
 地儀象于人身使戴天履地之人皆知有參天兩地之
 事業

此句係以掛字作起首之字蓋下此句言天大地厚
 可圖畫其象也言掛者身法諸如其懸掛於空也曰
 兩故化一故神錢子曰卦者掛掛出一太極掛出一個天
 地儀象于人身使戴天履地之人皆知有參天兩地之
 事業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像象述卷一

明 吳桂森 撰

乾元亨利貞

乾者健也陽之性也元大也亨通也利宜也貞正而固也

易有太極極一而已一而兩兩而四而八而六十四
要知六十四不出乎八也八不出兩也兩不出一也
以其畫而奇也象一謂之乾畫而耦也象兩謂之坤
其實奇耦无二畫乾坤無兩體耦者奇之分乾者坤

之主也故曰闢戶謂之乾闔戶謂之坤闔闢兩也而
戶惟一知此則知乾之為乾非專指六畫純陽象其為
乾凡爻中一百九十二陽皆乾也豈惟陽爻為乾凡三
百八十四爻皆乾也全易所言无非乾之變化也明乎此
義然後可以觀乾卦 易无始何從說起從動而陽處
說起曰乾乾不可名有四樣德可名曰元亨利貞四德
不可見其生物處可見以觀一物可知天地所以看四德須就物
上看方得分曉凡物何由生有个始其生者這是乾

之元一生自會長育成就此所謂亨然生一物自有
一物之宜如宜動宜靜宜陽宜陰有宜便有用此所
謂利自有生後到底完完全全不失這生理此所謂
貞其亨也利也貞也自一有生時已完足此理所以
元為大始然畢竟到得貞方纔利者利亨者亨則元
為圓滿所以貞為終其始周子曰元亨誠之通利貞
誠之復一部易皆為利貞二字而說

卦皆有
利貞字論四德

大而亘宇宙小而一事物无不該貫非言說可盡如

諸儒一向相沿配春夏秋冬者頗為易明然只說得
流行之四德還要着其全體就四時言之合春夏秋
冬總一元氣也其循環流行不已者亨也春生夏長
秋斂冬成利也時春時夏時秋時冬不失其正則貞
也其有元則有亨天道之自然惟夫元亨同而利未
必利貞未必貞則因終之不同而始之同者亦失本
然矣即如四時之序豈非天運自然而儘有春行秋
令冬夏反常者則元亨而不利貞之故也聖人於此

處者得非有體乾者以克盡其道不能貞得乾元此

易所以作而獨歸其責于人中庸曰誠者天之道言

元亨也誠之者人之道言利貞也四德易之入門須

認得真切味下文彖傳與文言其義自見觀繫辭雷動章六子

藏于坤皆乾以君之也又觀乾父章有父然後有母

然後生男女則元字之義明矣觀出震齊巽章八卦

流行無息則亨字之義明矣觀神妙萬物章八卦各

初九潛龍勿用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剛健中正澤及於物物所

至紛雜也而一定之體不改則貞字之義明矣

見利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九四或躍在淵

无咎

淵者上空下洞深昧不測之所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上九亢

龍有悔

亢者過于上而不能下之意也

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乾六爻取象於龍者震為

龍象乾之動也天有雲雨非龍不施行聖人有雲雨

非動不見六爻各一其時各一其動故六龍各有其

變化各有其雲雨不以潛而為无不以飛而後有六

樣一般是聖人神功妙用當其潛則潛勿用便是潛

龍之神通見龍則已出於潛而見於世矣聖人之不
在高位而德足以用世者也見龍之雲雨滴滴點點
可以生養一世利濟民生故曰在田田斯民待以生
者也見龍聖人出世天下都曉得有中正之德可法
可則所以利見大人謂九二大人天下所利見也九
三言君子就人身上說龍德凡物屬陽者晝動夜息
屬陰者夜動晝息惟龍德剛健晝夜无息君子終日
乾乾又夕惕若方是真龍德又何咎若字可味无惕

而无乎不暢也到四在外卦已是出而為世用了謂之躍躍字正對潛字此時謂之潛已非可潛謂之飛尚未得飛所以躍而曰或正是兩在不測之境須要先立於空虛不測之地惟淵者既空又洞靜深之極可飛可潛不得而囿故躍必於淵聖人用世不有个淵深不測之所為藏身之密者如何得進退上下惟其變化而无礙所以說惟天下至誠淵淵其淵有淵淵方有時出此龍之躍必在淵也在淵之意要深玩

九五則飛矣飛龍雲雨能使物物普被天之所覆无
有不利聖人在位直使盡天下人各得其所无不覆
幬於聖人之天此之謂在天也舉天下在聖人之天
則舉天下利見此大人矣在田在淵在天三在字重
者至於上則龍而亢矣以龍德言何至有亢其亢者
時為之也時值其亢愆陰愆陽皆謂之亢龍不能違聖人值其
亢聖人亦不能違所以不免有悔然雖悔也惟聖人
善憂其悔憂悔吝者存乎介故時雖亢也惟聖人不窮於亢

至於亢而不害其為龍然後見變化之神而聖人功
 用為極妙故以此為乾道之終總而觀之位雖六樣
 然在上位者以飛龍為極則在下位者以見龍為極
 則有一聖人在下可以使人皆識所趨向開得天下
 之眼此利見二之大人也有一聖人在上可以使人
 皆得所依歸滿得天下之望此利見五之大人也乾
 始利天下无利於此矣本義中五利見二二利見五
 是餘意不必泥凡易
 中所言利皆如此非為一身一己言利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百九十二陽爻之通例也剛而能柔吉之道也

六龍分明有六樣變化雖然是六樣變化都只是

一樣龍其潛見惕躍飛亢時至則然惟其所用可以一

身備六樣變化亦可以一身各成一變化總定不得

何者可用何者不可用故曰用九見羣龍无首首者

定一尊之謂若有首見便是主於一主于一則是一

龍之用非羣龍之用也而龍非變化之龍矣惟見羣

龍則可潛可見可惕可躍可飛可亢臚列條分惟吾

所用惟見无首則隱見一機出處一時渾无轍跡皆
 成妙用自古大聖或君或相或師或用世或出世總
 非先有定局此所謂化裁之變推行之通也故繫之
 曰吉總六龍皆无首見則吉也用九用剛也剛戒為
 天下先故要去首見无首便剛不以剛用成變化之
 門矣用九之妙何如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釋元義也元大也始也乾元天德之大始

故萬物之生皆資之以為始也又為四德之首而貫乎天德之終始故曰統天雲行雨施品物

流形釋乾之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即始

元也終謂貞也不終則无始不貞則无以為元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

和乃利貞釋利貞之義也各正者得于有首出庶物萬

國咸寧蓋嘗統而論之元者物之始生亨者物之暢茂利則向于實也貞則實之成也實之既成則其

根蒂脱落可復種而生矣此四德之所以循環而无端也然而四者之間生氣流行初无間斷此元之所以包

四德而統天也

乾元一象聖人把三才一源處從頭說出識乾元方

知人與天地是一个何為乾元即本象性命二字也

乾元非是萬物未生前先有一个元以資其生也試
看有生以來形形色色何止萬萬其生萬萬其情物
物各具一性命而性命何曾有兩樣是知萬者皆從
一而出也一者元也即以易理觀理只一个理有一
便生兩生四生八八又生六十四生三百八十四以
至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何者不統於一則一其起頭
也統宗也全體也故贊曰大哉乾元而謂之萬物資
始細看來天壤間雖一蠕一動一草一木溯其由來

必有自始何者不從乾道一始中造端无乾元則性

命根宗何自來所以曰資始資有二義以其出有源

則資本也以其出无窮則資藉也如此說來天還是

一物必竟屬陽屬氣就有物可名少不得資始於乾元故曰乃統

天統天則無不統可知矣乾之始是性命之自始所

謂元也人試自思形氣本於天地何為吾之統天者

則乾元睹矣物雖同一資始然萬萬其生者萬萬其

理一物一則如品之有定者然只看天壤間變變化

化一樣一樣流行出來流者如水之從源流出形者

如物之自內形外

形只是現出來未到成形也禮風霆流形正此二字

這孰流

形之乾之施行也故云雲行雨施品物流形言雲雨

者物之變化不外二氣絪縕感而為雲和而為雨皆

乾之所為也

生意所動即謂之雲雨

這個流形皆乾元自然之

呈現性命之自流形所為亨也此以上彖明元亨兩

字乾所以始萬物者如此然既有始須要終其始如

何得終其始大明方得終其始何為大明即本彖各

正二字也既是品物流形則各一其品便各一其性情所謂一本而萬殊也然萬殊中物物具一乾元必

乾元如此以始之還得如此以終之不但一物有終

必物物各能有終方得言大明人試細看即含靈一

物莫不有个自條自理的知覺无情木石也有个不

移不易的物性剛柔異質
五氣異用有始來何嘗不分明後來

豈能盡完其始即人自體驗天明一竅何嘗不從頭

炯炯只是後來豈能到底如初所以大明方謂之終

始明不明之介正是利貞不利貞緊關聖人一口道
破蓋只說个始萬物同源有何分別說到終其始則
一本者萬殊直到萬殊者同歸一本方是完成如此
則天地不得尸其功而唯體乾聖人有全能矣下正
言其事也 如何方得大明只為這乾道一流形出
來便有三便有兩三者三才之道也中下三等有一物必有一
事必有始兩者體用之道也內外上下兼三才而兩
中終三候動靜本末

之所以等其大約有六樣位當其位行其事便有六

樣時這是天然品則故曰六位時成有一個位自有
一個當動道理此動乾動也龍也雲行雨施者也因
其時乘其位此之謂時乘六龍六龍乘則純是天道
周流把一個天隨我運動團團旋轉故曰御天車之
運行御者司之天之運行惟我司之是以我御天也
御得天何所不利皆性命之美利所謂利也六位就
是乾道六樣變化時乘六龍則豈惟六樣直有千變
萬化皆是乾道矣如此纔是開物成務己性盡人性

盡物性盡各正性命也却不完完全全一個乾元本體太和元氣方纔保合而無歉所謂貞也

太和字狀性命妙處

此段彖明了利貞二字元與亨是一事故只提一元字利貞是一事故總結曰乃利貞惟四德完全纔是乾德叫得首出庶物纔有了首成始成終萬國咸寧矣說到首出天地无權惟人自為之出故御天人御之也統天亦人統之也人豈徒與天地竝而為三合天道地道方為人道耳論凡與聖資始處是同流形處是同

其不同是大明處不同也明之本來亦何嘗不同所以明其明者人事則大不同只為有生以來把這天明一日抹殺一日所以永无首出之期若得大明中天則乾道變化一齊湊手是以後天圖推離明居乾位明便是人之天也所以統天者在此四聖作易无非要提出人這點乾知故曰乾以易知非此明无性命亦无學大學首明明德易上下經終離卦終事始事只此一事而已體用皆乾大明終始也

統天御天一篇中兩大關鍵統得天人原是三才統體之人御得天人方是兼體天地之人乾道變化都是太和元氣流行宇宙間一物失和如何貞得乾元故保合太和乃利貞保无失也合无虧也

乾象該一部全易乾元曰統天便是八物兼舉動靜相生陰陽來往便是雲行雨施成象成文雷風水火山澤一一發現是為品物流形西北一下大明中天萬物相見是為大明終始震為龍變化之始自出震

而成艮是為乘龍御天一卦六樣變化八卦六十四
變化以至每卦六十四變是乾道變化總完得一個
乾元是為保合太和乾為首乾字到手便是首出庶物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象者像也要人去像這象乾為天只看天行健這乾
德便分明可見所以天為乾象人若一息不行健如
何像得天象故君子以自強不息以字全是自家著
力自強不息君子之乾德也便成天象六十四皆要

成象自字要認 一日不自強天行息於一日一時

不自強天行息於一時終身不自強其人雖存天道

已息矣故君子時習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見龍在田德施普也終日乾乾反

復道也或躍在淵進无咎也飛龍在天大人造也造猶作也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陽剛不可為物先

初日陽在下也人知陽升而在上發生萬物其功用

大不知斂而在下原有生生功用天地生機不有蟄

藏如何得有發育龍德時潛正是在下功用其位然
也在下與在田在淵在天同一分量二為見龍雖未

居天位其德已足以被及一世故曰德施普也三曰

反復道即復卦之復剛反之反蓋天行所以不息只

為有往有復自春而冬冬則復春若往而不反如何得復要復必

須反人所難是一反不反无復便都有間斷工夫且

不克終日何況終夜都是有累心體君子朝乾乾又

夕惕是時時反則乾體時時復此之謂天行健有反

有復方得貞下起元至日有復所以年年不息朝夕
有復所以日日不息九三下乾之終所以要在此際
反而復躍龍曰進者德業俱在此時進故進則无咎
飛龍德位時兼至天地民物皆在天德造就中上可
以造天下可以造地有聖人天地自成一開闢氣象中可以造人謂
之大人造上九時位已極極則盈聖人德業亦居其
盈惟知盈不可久所以有悔悔則天地盈虛與時消
息者必有道存焉而所謂窮則變變則通者聖人之妙

用於此出矣

六龍之用皆天德也。缺一龍之變化，非天德執一龍之用，亦非天德。惟天德不可為首，故用九當以无首為見也。有首則定于一，非天德矣。

程子以六龍擬帝舜。帝真時乘六龍者也。然六龍有分而各一時者，有六龍竝用於一時者。惟唐虞時六龍竝出，巢許之隱，潛龍也。臯夔稷契或見或惕也。舜飛則堯亢而禹躍，禹飛則舜亢而益躍。此純乾極盛之

世也方成太和若六龍各以時出如泰伯能潛文王
孔子能見能惕湯武能躍能飛伊尹於太甲周公於
成王能亢以一龍御天下者也要知聖人其一各用
時未有不備六龍之德者學聖人者勿問用且問德
洗心退藏能潛乎形著動變能見乎戒謹恐懼能惕
乎溥博淵泉有淵乎中和位育能飛乎窮則變變則
通能亢乎不然能大能小能有能无龍之變化則然
而人猶未能也如龍德何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

貞者事之幹也

幹木之身而枝葉所依以立者也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

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

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非君子之至健无以行此

首段直指出乾元曰仁是也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

體仁是乾元真面目禮義事皆仁也蓋乾元資始是

萬理統宗豈不是萬善一个頭所謂善之長也君長

之長惟其萬善之始元一出頭衆美自然會合來所

謂亨者嘉之會也相耦曰嘉只看二而四而八而六十四那一件不是至美之德都向乾元中流出豈不亨然這會合來的嘉美那一件不是利物的物物有則物物各得其宜何等利就其各得所宜言之義之分辨甚析然總合於天理之自然何等和所謂利者義之和也然這嘉之會義之和不是空虛但有理實實有其事必事事得正都合乾元則叫做貞所謂貞者事之幹也幹是木之本元是萬事之本不貞得元如木有枝

葉无本幹所以貞方是立了幹也

四德總是一元所以乾元君子只有一个體仁仁便是生生之理萬善源頭體仁者直以天地民物為一體如此君子一身便是天地民物命脉豈不足以長人體得仁流形出來都是嘉會三千三百枝分脉貫自然脗合豈不足以合禮時而措之都合天理宜人情物各當无非精義妙用豈不足以和義這等君子之行事事件得正仁體完固所云保合太和此也

豈不足以幹事這叫做乾道行此四德故也然雖云

四德其實禮義不在仁之外所謂事則无非體仁之

事也故本文先提體仁二字在前禮義事三字皆放在下面然後

曰合禮仁合之曰和義仁和之曰幹事仁是幹也四

德原是一其下語一一分明或以貞屬智或以屬信皆不妥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

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

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龍德聖人之德也乾卦六爻皆以聖人明之有隱顯而無淺深

也

潛龍不易乎世不以宇宙之大易其一己也這已破了世局故能遯世而无悶不成乎名獨知獨信一點光輝不露也這已斷了名根故能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心之所樂則行從吾所好是也憂則違之苟非心之所適則違而去之危不入亂不居非禮不進是也

其行其違全在心上看以樂行為出憂違為藏者固非又說憂如禹稷之憂樂如顏子之樂亦

未融其必行必違則確乎一定而不可拔所以不可拔

有个根抵在所性根心故也此非人之所可知只自

己可知故无悶不拔正是潛的時中

管寧曰潛龍以勿用為憂

泰

伯三以天下讓不易乎世也民无得而稱不成乎名

也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

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

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正中不潛而未躍之時也

見龍曰正中天下只有庸德是正中若不庸則不正

不中便都是邪閑了邪就是誠存得誠自然无邪无
兩層工夫總只是一个中庸如此言行皆可為世所

法則故足以善世擬言行即所以成變化故德博而

化夫維皇建極不過得中所以龍德在中是為君德

乾以君之人皆有君德猶言德之君也不必君天下

而後為君

本義以不潛未躍言中極妙惟可
潛可躍而非潛非躍乃見時中

潛龍遯

世見龍善世君子所性隨處充滿无少欠缺遯世減

不得毫釐如何悶善世加不得毫釐如何伐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雖有忠信之心然非修辭立誠則无以居之

九三說進修工夫至精至細忠信者一念不欺是誠意工夫透得欺慊關自然上達不已故進德以之修辭立誠者言為心聲言滲漏即是心滲漏辭上立誠

是誠立于心也此正修工夫故居業以之業曰修又

曰居如治屋者修而後居之也知至知終是致知工

夫何謂知至是德之至處至之是到了至處大學之

止至善也何謂知終是德之全體終之是完了全體

大學之一止衆止也如止仁止孝等譬之射至之是正中紅

心終之則百發百中知至至之則心體得止定靜安

慮中豈不能先幾而照故可與幾幾者動之微吉之

先見者也知終終之則心體緝熙感而遂通豈不能時

措之皆宜故可與存義義曰存者道義之門出於成

性存存惟能存所以能應也可與幾則靜而含動存

義則動而常靜動靜一致无非乾惕流行則在上在

下而不驕不憂德所以日進業所以日富也故无咎

內卦體也屬德屬知至屬下位外卦用也屬業屬知終屬上位然內外總一體故德業等亦无兩事也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為邪

也進退无恒非離去聲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

无咎內卦以德學言外卦以時位言進德修業九三備矣此則欲其及時而進也

躍龍无定位无專主故曰无常曰无恒上下有正位
无常便似不正而邪物以羣分上下之羣不可亂无
恒便似離了羣類即羣不知君子豈是无常无恒蓋
時不可常不可恒惟從時耳力在一及字

乾內三爻說聖人心體一言以蔽之曰因時而惕外
三爻說聖人作用一言以蔽之曰欲及時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
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

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作起也

飛龍通天地萬物為一身能覆物能載物能成物故
聲應氣求極感召之神謂之在天不獨聖人在天舉
一世人物俱登天何也物莫不有天皆與聖人同天
但聖人未作有天不開雖有目而不覩故不相應求
不從不親聖人一作則普天同朗萬物在其間者同
耀光天便是另開一个世界各得其天故百世之下
聞者興起而况親炙之者乎此萬物覩也

聖人與我同類故親聖人天德者親於上如賢賢親親

聖人地德者親於下樂樂利利各從其類親上者萬物育

於上親下者萬物育於下此之謂利見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賢人在下位而无輔者以地則亢而過高以時則亢而極盈在下位者雖有同心同德之賢不得分其猷任其責共其事故謂之无輔言不可得而輔此時聖

人如之何憂悔吝者存乎介正不正之介不可與針
芒惟聖人極深研幾知若何以善其動而不失正是
以動而有悔也動而悔是到底一團乾惕之心

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終日乾乾行事也或
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亢龍有悔窮之災也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此段言六位之時不同以發明勿用在田等字之義
陽本上行潛龍一下如天道之下濟非龍德如何能

下其下處正是當勿用而勿用也見龍曰時舍舍者
安而居之人要出而有為須先有个安身之處庸德
庸言正是只做自家本等因時安止此所以為在田
也君子進修實實有事君子乾德真要見諸行事所
以朝乾夕惕所行何事潛有潛的事見有見的事非
无事而空為此兢惕也四則出而躍矣曰自試何以自
試試其可飛不可飛也這須立於進退兩虛之境所
以必在淵也飛曰上治居上位而司治世之事畢竟

有所以治者非在天不足以當也上九曰窮乃時
之窮這是天災非人所得免所以聖人不能不悔也
時雖六樣六樣是乾道自然變化惟乾元用九隨時
而用則物物各正各正天下治也故用九吉冠以乾
元二字者六樣時用不同无非一元生氣流行也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乾與

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

離下而上
變革之時

飛龍在天乃位

乎天德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此段言聖人乘時妙用以發明利見无咎等字之義

陽氣有收斂然後有發育潛正是收斂深固處神龍

一潛莫測其所在聖人一潛亦莫測其所在一毫聲

臭不露故不繫无咎利見莫得而見也見龍出世以

先知覺後知舉一世而光輝之本義雖不在上位然天下已被其化天

下成文明之世詩曰為龍為光是也所以天下列見

與時偕行者時行物生天行不已君子乾乾正與時

俱不已又何咎乾道乃革者乾道時時變革君子進

德修業變易從時唯恐不及則隨時有革皆乾道自然又何咎九五雲龍風虎聖作物覩這豈是人能全是天德惟天德可以陶冶一世有飛龍聖人纔證了天德分量這叫做登了天德之位曰位乎天德比人君天位更超一層故有位天德而又居天位者堯舜也然於此德不加此子有位天德而不居天位者仲尼也其於此德不減此子然為天下利見之大人則一也上九所處者是絕頂一條路亢龍所行亦是絕

頂一路事時之既極聖人不得不與之偕極所以悔也亢龍之德非不與飛龍同只是世所不恒見亦不宜見故不繫利見无咎等辭

這六件時潛時明時行時革時位時極都是自然天則惟先无首見天則一一隨時可見乾元用九惟其不主一見所以天則時時見曰乃見天則

乾元用九曰天下治潛龍勿用何以治得天下觀荆蠻一逃而詩頌之曰載篤之慶載錫之光則八百周

基泰伯所開也潛龍之雲雨覩矣又曰乃見天則亢
龍有悔何以見其天則觀東山一避而詩咏之曰狼
跋其胡載震其尾則破斧之征災悔何如然周公不
能自己也亢龍之天則覩矣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
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

下平也

旁通猶
言曲盡

易所以順性命大哉乾元一象明性命也然謂之曰
各正性命則有性命而失正者矣天下豈有不正之
性命皆因不知性中之情都在用情處錯了故此條
專發性情二字以明利貞之義蓋人必有始然後好
說有終然必有終然後方得有始乾元始也始而必
亨者也謂之曰始而亨可見離了元始更无處尋有
終之道然則何以有終只利貞便是有終何為利貞
只這個乾始之性情便極利貞故曰利貞者性情也

蓋惟元初來性情本是利貞然必得其利貞則情方是性情故利貞者乾始之性情也不利不貞非乾始之性情矣惟以性情言利故乾始之利其利至美利盡天下而不可名言蓋乾始善之元也仁也嘉于此會義于此和事于此幹豈不是至美之利利豈不大矣哉

只看二五兩爻利見大
人其利天下何可勝言

性情只看乾之剛健中正純粹精便曉得性情至剛是不屈至健是不息中是不倚正是无邪又不二又

不雜而極純與粹其純粹者又微妙而至精這是人
有始來自具之乾德發而為情天成之妙用此所謂
性情其用處時位不同故有六爻發揮之如不拔也
存誠也忠信也進修也不失正也无非曲暢旁通此
情使同歸於利貞焉情通則俱是美利利天下施而
雨行而雲人人正性命保太和天下所以平也蓋情
而性則好惡皆得平而天下之情无不平矣此之謂
終始此之謂利貞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性命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
性情也中庸喜怒哀樂情也未發性也發而中節性
情也人能性其情則天地清寧四時順序民无天札物

无疵癘美利孰加焉情而不性

程伊川云性其情情其性

則侵薄

陰陽舛逆五氣至於夏霜冬雷人物顛倒皆情不正
所致也不利孰大焉故聖人之情必以乾之剛健中
正純粹精為情喜怒哀樂一一效天之動非乾始之
動不動隨時變化六龍時乘通此情也三百八十四

爻皆通此情也故曰爻象以情言惟情出於乾始則情歸於性利貞得其利貞斯元亨不失元亨矣

人於喜怒哀樂細體驗之真是剛健等七德俱備乾元全體在人試看四者有觸即發發不及持死生利害所不能奪何等剛健可喜則喜喜必有則怒與哀樂皆然何等中正一念之發如是萬念如是終身如是何等純粹大感大應小感小應衡量不爽分毫何等樣精但人自失其正耳這情性到得旁通處一人

性其情天下人无不性其情豈不是雲行雨施天下
平所謂乃利貞文言首段重元字此段重貞字相為
首尾之辭

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為言也隱而未

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行俱去聲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
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日可見之行君子之德日日可以行雲施雨惟時當

其潛雲雨之功化不可見于天下謂之未成是以弗
用乃君子必不出而為天下用也不用之權仍君子
自主之 行而為世法方成得行 禮記人情者聖
王之田也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
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與在田之義通張橫渠曰心
大則百物皆通故學問須寬以居之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
而惕雖危无咎矣

金定四庫全書
卷一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
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因而重之爻在其中故三四皆曰重剛重剛疑剛過
而有咎非惕非疑不能補其過三雖不天不田猶有
在者也四則不天不田又或天或田无在无不在不
得以人位定之故又曰不在人疑之者何疑也疑與
初之潛體有異也苟其躍而視不可拔者稍移易
是變塞也疑正是擬議變化精義入神處如舜河

南之避疑也若无這疑縱是天下歸心亦无異居堯

之宮逼堯之子河南一去而天下歸天命人心一時

湊合此所謂及時也重剛句明其位之難處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

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去聲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

天且弗違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天地鬼神本无二理持蔽於有我之

私是以牴於形體而不能相通大人无私以道為體曾何彼此先後之可言哉

夫人本至大頭圓趾方分明天地之體開眼見明分

日月之照陽舒陰慘備四時之氣喜善惡惡司鬼神
之禍福只是人形骸為囿都自小了一念顛倒有天
地易位而不知者終身迷謬有白日而自同長夜者
發念乖戾无異春夏之冰霜而秋冬之雷電好惡舛錯
如魑魅魍魎之現形如此何能合德合明合序合吉
凶大人不能出人類而自大能无失其大故人即天
天即人先天弗違人即可主宰乎天後天奉時天必
有待承奉於人天豈能違之鬼神又豈能違之此之

謂統天

中著况於人乎非空語也正發明利見大人句反剔文法

先天後天皆聖

人事也雖然一言之善可以感熒惑七日之修可以

枯祥桑則人皆有可以先天者不可不知

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

喪其惟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

乎

知進不知退是但有進而无退此所以謂之亢

存亡得喪

義不知此正是聖人進退不測之神也何也時為之

也處亢時行亢事不如此便不謂之正蓋惟聖人極
深研幾精義到入神處方曉得進而不退之中有个
進退適合之妙所謂旁行不流是也行人之所不能
行為人之所不敢為只為見得至正道理當如此故
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然謂之不失其際難言
矣非成變化而行鬼神何足語此故曰其唯聖人乎
如桐宮負宸之事伊周此時只知進不知退若有知
退一念天下事不可為矣然陳一德志明農聖人何

嘗不知退當其亢時則不可退然後知二聖之行事
不失正也到亢而不失正然後可言性命各正利貞
終乾始此正而已故乾卦以不失正要終

總 四聖相傳心法盡一乾卦乾元資始提出仁字
是源頭所以體此仁者在性情只從仁字認性情則
知人終日應用那一件不是乾元流行所以論工夫
自一言一行與夫存誠也主忠信也愈切愈近无非
以體此仁論功化通極於天地日月四時鬼神以至

萬有含生極遠極大无非以通此情這體本自昭朗
何待刮磨此謂大明本自不息何待聯屬此謂行健
至於乾乾惕若則終日終夜純是仁體即純是乾元
所謂保合太和此也中庸一書節節根此發揮千年
而下識仁主敬之說是一脉真傳後儒於此處未見
親切輒自立宗門幾混入異端曲學實於易旨未有
窺也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句利西

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坤者順也陰之性也安順之為也貞健之守也

乾坤為易之門六畫陽為乾陽爻一百九十二皆坤也然陽統陰也六畫陰為坤陰爻一百九十二皆坤也然陽統陰陰不過承陽故陽以全用陰以半用六陰命曰坤坤順也所以順乾也只一順字盡坤卦之義然坤以承乾无坤亦不成其為乾何以言之陽闢陰闔无闔則亦无闢可言矣陽先陰後无後則亦无先可見矣故繫辭云乾坤合德而剛柔有體惟其體不同所以兩

者相為對待惟其德本合所以流行處原自合一故

坤有元亦即是乾之元坤有亨利貞亦即是乾之亨

利貞但乾无所不統必物物各正乃為乾之貞坤惟

一於承乾能順乾乃為坤之貞故取象於牝馬牝馬

行地與牡馬同而又一於從牡最得坤之順者牧馬之法

一牡十牝牡之所至則牝亦至其餘獸類多牝猛於牡

先迷以下則詳言坤所以順乾之義先迷後得主坤

不可先乾以後為順也西南得朋在陰方則得朋為

順東北喪朋在陽方則喪朋為順皆以乾為主也皆
牝馬之貞也能安其貞則吉

論乾體直頭无不利惟坤便有利可言有利於此則
有不利于彼矣所以乾坤一交六子有各樣性情便
有个相得不相得一部易皆從此起大約為柔爻難
得利貞也直到剛柔无不利則坤貞而即乾貞矣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

首言元也至極也
始者氣之始生者

形之始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言亨也牝

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言利貞也先迷失道

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大陽

陰小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故坤之德常減於乾之半也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坤純陰陰主成乾之所始皆坤成之乾元无所不統

則坤元无所不至故稱至哉乾元於萬物只資得始

其所以受形受象生成之功則皆資之於坤元故曰

萬物資生其生也原是乾始之生坤順以承之故曰

乃順承天如此看來萬物非乾不發育非坤不翕受

乾之生生化化皆坤中一槩承載資始資生豈不合
而竝大故曰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只看四時之氣其
流行來往孰非自坤中一升一降百昌之育其生長
收藏孰非自坤中變之化之真是坤德之厚包含萬
象无不孕藏天道都以地道而含蓄謂之含弘其條
條理理又不見而自章天道因得地道而光顯謂之
光大品物流形于乾到含弘光大形形色色實落充
塞兩間故曰品物咸亨咸皆也言一齊皆亨也此上

明坤之元亨皆以順乾而元亨如何得利貞只是柔
 順到底乃坤之利貞牝馬柔順之極所以從牡馬而
 行地无疆人之柔順亦如牝馬之行地本義順而健妙則又
 安往而不利安往而不得正者故彖曰君子利有攸
 往柔順乃无不利也柔順句正與乾大明句相對乾
 何以利貞大明終始則利貞坤何以利貞柔順攸行
 則利貞乾以易知故言明坤以簡能故言行乾本大
 明只怕人不明所以能終始其明為乾之貞坤本柔

順只怕人不順所以能柔順攸行為坤之貞兩卦相
互發合觀義自曉然

如何可以言大明終始時乘六龍以御天則大明終
始矣如何可以言柔順利貞不先而後得朋喪朋則
柔順利貞矣坤承天則乾為坤之主豈可以先乾所
以先則迷而失道後則順而得常後天圖西南三女
所居皆坤之朋同類相從順也則以得朋為利東北
三男所居坤所宜從舍類從陽順也則以喪朋為利

蓋在陰方而與類行相率以順陽也往陽方而離其類專一以從陽也當喪而喪喪處正是得處故曰乃終有慶此皆坤之貞也安貞者宜後則安乎後之貞宜得則安乎得之貞宜喪則安乎喪之貞坤之道全在靜安貞正是應乎地之靜所以吉應地無疆與乾之乘龍御天相對御天應地纔是三才合一

有資始而无資生則資始虛言也有六龍之時乘而无牝馬之攸行則乘龍亦虛言也乾知始坤作成故

人舉念便是乾措躬便是坤无須史離

乾坤不相離

雖堯

舜之聖无時不有乾道无時不有坤道闢門廣聽即
是乾舍己從人即是坤故曰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
坤乾坤全具在一身人自不知體乾坤耳邵子曰一
身還有一乾坤見之真矣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天曰行地曰勢者如勢力之勢蓋天以動而行於地
外地以靜而順於天中若不是博厚氣力凝結不動

如何承受得天來所以省地德要從勢上看惟其勢積之極厚所以含弘光大无一物不載君子若无一段積厚氣力載得萬物是少了坤德也

地載物順萬物而无私厚薄君子載物順萬情而无私偏好惡行是動之力勢是静之力

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

至堅冰也

魏志作初六履霜今當從之馴順習也堅冰曰至冰而堅又堅之至也

坤六爻一一要照著乾來看

乾言雲雨陽和之氣坤言冰霜嚴凝之氣承陽和之
時其順之為易承嚴凝之時其順之為難坤初爻順
之首須要從難順處順起故言履霜霜而曰履實實
要在踐履上承受這個霜步步身經歷過也履得霜
則由此而冰冰而堅天地之氣愈嚴凝而極至吾之
操履愈凜冽而與之俱極其至
至字宜另為句觀此
小象及文言可見
為堅冰至也詣極雖在堅冰時能順與否則在履霜
時定矣故小象曰陰始凝又曰馴致其道陰德妙在

于凝有凝結凝定二義不能凝如何承得霜冰來所以要從

始凝方得至曰馴致不過凝之極也人生天地間邪

世不能亂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只為有冰霜之

履在人不能履冰霜而能為雲雨者无之

尹吉甫聽後妻之言遂其子伯奇伯奇乃作履霜操投河而死古人履霜之義如此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柔順正固坤之直也賦形有定坤之方也德合无疆坤之

也大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六二坤之動以乾動為動者也夫乾其動也直故六

二之動亦直有不直便有回邪倚側上下四旁如何
得一直則蕩蕩平平均齊整一其德自方直而方乃
與乾配得來而同其大曰直方大直方大自然无不
利若這直方大要加一分人力雖无不利也要習惟
二之動只順了乾自如此何待你思勉得來故又曰
六不習无不利學問最貴者是習然所習者是本來之
性體則猶然不習而利者也直方大正是坤德自然
體段不見而章底故曰地道光也坤中多言光蓋乾

道變化皆從坤中顯出來此地之光也不習所謂坤以簡能光即下文章字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音智光大也

三曰含章天道之行生變化皆于地而藏之則皆地之章也特地常含而不發必待天以發之夫含則未嘗發也未嘗不發也必當可發而發是以可為貞也曰可貞如何而後可天時至則可故象曰以時發也

其出而從王事但有終事必无成事蓋成者以我主
其成先之事也故有所不敢終者為王盡力盡勞後
之事也故必於有終有終則乾之大于此有終能光
其大也皆由六三先知有乾在故象曰知光大也三
為內卦之終所以言有終

含章能順以待時无成有終能順以從事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譽者過實之名

括囊坤以藏之囊象囊本應用之具括囊者

本義結口而不

也隨時有用隨時有藏也三在內卦言時發惟於含

章內藏得用方可以時行而行四在外卦言括囊惟

于致用時善得藏方可以時止而止特繫无譽二字

非泛泛无譽蓋有譽非臣子善物功能盡歸諸君父

則自无譽无譽方是順之至此非一意自小敬謹之

極不能故象曰慎不害也慎不但指括囊兼該无譽

六五黃裳元吉黃中色裳下飾中順之德充諸內而見于外故其象如此象曰黃裳

元吉文在中也

言黃則知所以主之者有玄在言裳則知所以主之者有衣在坤道中正在黃裳故元吉非有中順之美積於中安得有黃裳之美形於外故曰文在中也舍見龍之庸言庸行別尋飛龍聖作之事无之舍坤二之直方大別尋黃裳在中之文亦无之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繫辭曰戰乎乾言陰陽相薄

迫音

也陰陽相薄則必戰

何也陽必不為陰所敵也上六陰極所以薄陽而戰

戰者陽來制陰也稱龍正提出陽字謂之于野言无地不有戰也龍飛則動而在九天龍潛則靜而在九淵惟戰當陰陽相薄之際故必于野于野處處是戰也上陰之極盛不敢自為主而必以陽為主以自尅自制戰龍之義也凡涉陰陽可疑事事必戰處處必戰于野之義也凡臣子居極位處極地必不可无此戰龍不戰陰可以抗陽而逆施地可以抗天而倒置血可以抗氣而妄行惟龍戰陰得陽而成其為陰陽地

得天而正其為天地血得氣而順其為血氣故曰其
血玄黃可見臣子之道到底一个順只是從陽故處
在盡頭做到盡頭順到盡頭龍戰順之極也此外更
无別著象曰其道窮所以不得不如如此乾坤外有六
十二卦卦卦有坤道那一爻一位不以乾為主這便
是龍戰上下四旁周流六虛那一處不是戰這便是
龍戰于野

用六利永貞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用六坤爻位之用不同所以用柔之道則一一于從
乾而已不從乾非貞有從有不從始從而終不從亦非
貞故曰利永貞永貞乾始方有終故曰以大終

乾首出者也而用九則曰見无首固知雖先知先覺
之聖不得以剛大自先也用九還要六也坤後乾

者也而用六則曰以大終

以字有力

固知雖至卑至邇之

功无非以貞此剛大也用六仍是用九也九六合用
此君子所以能御天能應地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方謂生物有常後得主
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坤道惟其至柔所以能動也剛蓋柔到至處无非以
乾之動為動故其動也剛惟其至靜所以德方蓋靜
到至處是一定而不移的所以有準則而德方後得主
一味處後不處先只主乾而又有常到底不變也地
道最有常故能永貞含萬物而化光則其功用直與
乾同大矣其動剛則承得乾之剛健其德方則承得

乾之中正有常方承得乾之時乘變化化光方承得乾之品物流形坤惟一于順乾所以有許大功用故總之曰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歸重二句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坤道只一順要起頭順故發於初爻蓋臣子有大順大不順皆積漸所成也其分不在既積之後從一念

之順不順分其能順不能順之分又不在君父春溫
中辨須從君父秋肅中辨故辨之須早可喜可怒可
生可殺從幾微之際念念以順為主則亂萌何由生
不善何由積斯之謂履霜馴此不變斯之謂堅冰至
蓋君父有拂逆之來其難順處一念隱隱甚微不知
這一念積之便是弑逆胚胎從微處辨就從此處順
方是履霜實際故曰蓋言順也

本義改為慎只為
舊說合不上順字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

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程傳君子

主敬以直其内守義以方其外敬立而内直義行而外方

六二一卦之主發敬義二字人生本來自直直便是

正故曰直其正也所謂敬只是常主于直故敬立而

内直曰敬以直内及其動而應用于外无一非正而

截然不易截然義之方也曰義以方外敬是體義是

用原是一个内外交致德自大而不孤不孤不偏也

不疑其行者凡不順理則有疑疑從勉强上生敬直

內義方外一團自然天理夫又何疑又何不利

朱子曰敬

義只是一事如兩脚立定是敬才行是義又曰若要以敬去直內以義去方外便非矣

乾二言誠坤言敬所以存誠乾二言仁坤言義所以輔仁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三四兩爻含括二字同意而各義坤以斂藏為主故當其相可而發主含含于未發也當其謹密不出主於括括于方用也君子終日間有无時不當含无時不用括者含之中有无限包藏順受之道故宜于妻宜于臣括之中有无限謹畏小心之道故謂之隱隱只是韜而不露非隱遯之隱蓋天地有變化則有閉藏草木有蕃而發生必有斂而凝結賢人君子有顯而彰著必有隱而秘密此是一闔一闢天然道理括

囊正是君子隱而不發露妙用故下文接曰蓋言謹也則知閉隱二字有精義如中庸云闇然也

君子一言一動要與天地同變化一默一止要與天地同閉藏此為括囊

君子黃中通理

釋黃字之義

正位居體

釋裳字之義

美在其中而

暢於四支發于事業美之至也

何謂黃中天地間只是一理理有常而不易天尊地卑決无高于天之地上衣下裳決无加於衣之裳此

定理也即定位定體也理本人性固有即受於天地之中元自萬理畢具只有通有不通如坤五之順不以黃而思混乎玄不以裳而思加乎衣適得乎理之中則一中俱中一通俱通一念而至念念无非此理謂之通理通理方是位得其正居得其體視聽言動手舞足蹈莫不是理此暢于四肢者也隨時而措日新日富此發於事業者也宛然乾之美利利天下豈非美之至乎

四句釋元吉之義

陰疑于陽必戰為其嫌于无陽也故稱龍馬猶未離去聲

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上六陰極陰與陽相敵則疑疑則與陽貳夫陽主也

陰可與陽貳乎是不知有陽在謂之无陽龍戰以陽

來理陰也純陰而无陽不成世界猶純血而无氣不

成生理以陽理陰乃以氣來理血也坎為血中畫陽是血中之氣无

此不成此不陽氣到血中血方成玄黃龍戰不言血氣玄黃

單言其血玄黃就陰象言陰類也惟戰玄黃方雜天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地雜天地乃交血氣雜血氣乃行故玄黃雜而氣得其氣血得其血矣天地雜而天得其天地得其地矣天玄而地黃纔成了清寧世界

陰盛則陽自來戰必然之勢也陽來戰陰只是順無有抗于野者極廣大之地隨地有戰則隨地有順決不飛而在天也方成得玄黃然曰戰陽要首出必有一番蕩爭之勢于此順直到底順不必說到殺傷玄黃天地之雜也六十二卦皆從此雜起純乾純坤

无有不吉吉凶皆起于雜繫辭曰剛柔雜居而吉凶
可見又曰物相雜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但使陽
常為主陰常順陽便雜而當龍戰雜所當雜也聖人
作易雜物撰德辨是與非正要人於此等處辨是非
辨則无疑无疑則无貳故曰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
得之報常得天玄地黃則乾坤成列成位乎其中矣
總坤學一言蔽之曰主乎乾所謂天理是也天理
一發一路跟著這主而行純純常常畢盡其力這叫

做坤之至若未見天理當然先以私意用事便是先
迷凡事向天理底是當得之朋不向天理底是當喪
之朋所以從初要辨而其徹表徹裡工夫无過一敬
其所云含也括也黃而裳也步步是務實行事總是
一个後而不先至於要終龍戰則到底乾為首出纔
完得一順字這個力量極是至剛至大方承順得天
來所以有坤學乾學方有實際豈是一曲謹柔靜卑
瑣事業學者務談高明透悟卑薄柔順行地工夫是

可以有乾而无坤也于參兩之道何居

六十四卦皆乾坤兩卦之往來也以一爻之動言乾來坤則為復師謙豫比剝坤來乾則為姤同人履小畜大有夬乾主也故復師六卦皆以主陽爻為義其主爻皆吉陰從也故姤同人六卦皆以陰從陽為義卦中一陰爻有吉有不吉能從不能從之分也十二卦象爻皆從乾坤二卦爻辭來如復之閉關分明一個潛字姤之繫金柅分明一個順字又如比之顯比

分明乾五聖作物觀氣象同人之通天下志分明坤
 二德不孤氣象其餘皆可類推以此旁通而六十四
 象三百八十四爻之情可互見矣



周易像象述卷一